

近思录

一
函
四
册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婺源江永集注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處事之方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文集

下同。○問伊川未進講時有閒斷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伊川答人示奏稟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邱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

者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覲其有不忍之心

而已

葉氏曰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

畏以財養兵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

聚財爲守國之道以愛民爲迂緩之事苟徒

懼之以禍亂則無惻隱愛民之心愈增其聚

財自守之慮矣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

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眾亦不甚駭謂之得

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

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

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葉氏曰先

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戾當時之法
而有補於民人亦不至於駭者亦其存心寬
平而區處有方也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
可見先生忠厚懇惻之心豈若悻悻小丈夫
之爲哉○永按先生爲
邑正熙甯行新法之時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

葉氏曰苟存愛物之心必有及物之效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

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

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

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易傳下同
訟象傳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

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

和竝至則吉也

師九二爻傳。○葉氏曰不恃專者如衛青不敢專誅歸諸

天子使自裁是也專者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威而不和則懼而離和而少威則

玩而弛九二剛中故有威和交濟之象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

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

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

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

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同上。○永按臣事君猶子事親皆無過分之事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

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

用亨通於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

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

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大有九三爻傳。○朱子曰古人於亨字作享

烹字通用公用亨於天子分明是享字解作

亨字不是。○葉氏曰如朝覲供貢之儀
凡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其有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

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
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
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
門而交則有功也

隨初九爻傳○葉氏曰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

從者有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
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
則不知其過矣

隨九五象傳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

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
自其所明處乃能久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
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

也故曰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

得无咎也

葉氏曰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

且如君心蔽於荒

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

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

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

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

者其說多行

朱子曰事君臣教其惡是正理伊川說納約自牖又是一等○

葉氏曰許直則無委曲強勁則乏和順溫厚者其氣和明辨者其理著非唯告

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坎六

四爻傳

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

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

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恆者也

恆初六爻傳○朱子曰浚

恆是欲深以常理求人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

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

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遯九三爻

傳○問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遯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以爲吉何耶朱子曰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爲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問畜臣妾吉傳曰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

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身邊
若無以懷之則望望然去矣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
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
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
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
耳睽象傳。朱子曰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
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此處伊川說得
甚好。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
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爲事惑亂此
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
學以阿世則異矣事事推去斯得其旨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

乖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宏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

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睽初九
交傳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

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於巷未失

道也

睽九二象傳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損九二爻傳。葉氏曰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

但當損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己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貶未有能致益其君者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

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

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

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已當之爲勝

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益初九象傳○朱子曰初九上爲四

所任而作大事必盡善而後无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故釋之曰下不厚事也蓋

在下之人不當重事若在下之人爲在上之人作事未能盡善自應有咎又云不惟己不

安而亦累於上向編近思錄說與伯恭此一段非常有不必入伯恭云旣云非常有則有

時而有豈可不書以爲戒後思之果然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

重改作也

革卦傳○葉氏曰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改作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

其惡也

漸九三象傳○葉氏曰小人近正亦不敢爲惡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

旅初六爻傳○葉氏曰此教人處旅困之道當

畧細故存大體斯免悔咎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旅九三爻傳。葉氏

日過剛則暴戾而乏和順自高則矯亢而人不親附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旣極

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

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旣極而強引

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兌上六象傳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

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

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

者也

中孚象傳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

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

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小過象傳。朱子曰三者之過

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小過九三爻傳。葉氏曰己正則彼雖奸

詐無聞之可乘矣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

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
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

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經說下同○朱子曰孫讓

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葉氏曰當危疑之地既不忿戾而改常亦不疑懼而失守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朱子曰詩云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臣自

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葉氏曰採察民隱求訪賢才使職之大者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
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
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
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遺書下同
甫惟自以爲是先生以虛公無我
之說箴之而介甫終不能改也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

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

初畧不介意其德量如此葉氏曰德量大則
不爲喜怒所遷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

也須開口

○本注如荆軻於樊於期事見史記刺客傳

須是聽其

言也厲

朱子曰所謂合開口者亦日理之所當言耳樊於期事非理之所當言者

蓋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非以爲理之當言也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

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葉氏曰振民育德修己治人之

事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但讀書而後謂之學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爲先務然不就事而學則捨簡冊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與子路之言意異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

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葉氏曰事雖多爲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

也何有葉氏曰胡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適用故其門人皆知以稽

古愛民爲事稽古則爲政之法愛人則爲政之本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

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

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

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

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

我者無自辱矣

永按誠有餘而言不足謂誠至而不爲煩數也其進言之

時自當宛轉開導非謂言不可盡如是而人猶不受則夫子亦謂不可則止矣

職事不可以巧免

葉氏曰職所當爲而巧圖規避自私用智之人也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永按夫子答練而杖之問

指其人則言不知不指其人則言非禮是也

事見家語蓋居是邦當存敬上之心也若非居是邦或爲是邦之先大夫則議論固有及之者矣由是推之今時郡縣官員長短得失

亦非君子所宜言

克勤小物最難

永按克勤小物惟精密謹愍者能之亦惟才大者能不忽

於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葉氏曰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深固斯可以

任大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永按為人

言者從容以理譬喻之則人易曉而言易入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為治

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

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

有朱子曰不安今之法今謂在下位者○永按明道先生為邑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

從眾爲應文逃責之事而亦不病其
拘礙者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也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
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
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
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
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永按有
厭事之

心則有怠惰苟且之病知其爲
人所當爲則雖多而不厭矣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問如何是從
容就義朱子

曰從容謂徐徐但義理不精則思之再三或汨於利害卻悔了此所以爲難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

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葉氏曰與孟子不與右師言意同○永按不妄悅人卽是盡禮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柰何

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

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

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

不動得人

永按此條合之監司一條上之使下下之事上皆以誠爲本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

葉氏

曰見識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爲之動是卽量之狹也故識長則量亦長大凡別

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之

量須有限

葉氏曰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

大抵六

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

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

功便動了謝安聞謝元破苻堅對客圍碁報

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

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

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

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

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

葉氏曰居之如常而不爲異者量足以勝

之也一有意於其閒雖驕肆謙恭之不同要皆爲彼所動也

然惟知道者

量自然宏大不待勉強而成

永按此所謂量隨識長也然此

亦謂大賢以下之人若聖人與道如一更不必言知道

今人有所見卑

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

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

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

人豈是無時

本注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永按不爲理磨勘者避私

嫌也有意避嫌雖公亦私苟能以大公之心行之當遷則遷當黜則黜何嫌之避亦何時

而不可行程子謂凡人避嫌者內不足也內不足則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足信於友欲不避嫌而不得矣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卻可今旣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問伊川不答溫公給事中如何朱子曰自是不容豫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爲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失日此莫是避嫌否日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永按問者爲失言之則爲出位當默而默制義之方也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頤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韓維字持國范純禮字夷叟。葉氏曰求知者失己使之求知者失士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

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
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
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
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
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

白然住不得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

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逸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

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
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
可政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
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
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程子所論
西監申狀之事尤足以驗聖言於日用之間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

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己上並遺書○葉氏曰君子存心正

大如此其所以講明世務者亦非分外之事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外書下同○永

按思慮在事外則區之早防之周而近患可免矣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

過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

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

耳永按法度中有可爲之事惟有愛人之實心者能爲之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

常曰顯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

長處永按前輩之短非所當議舍短取長則有進德之益而無浮薄之失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

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

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

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媿屈附錄下同

○劉立之字安禮程子門人王荆公安石○

葉氏曰從容一言之閒有以破其私己之見

消其忿厲之氣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

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葉氏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惟平易聽

達者能之○永按正己以格物不徒恃平苛察嚴威也

橫渠先生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

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

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

文集○永按己嘗事

人則使人之際能盡其情而亦能知其僞

坎維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

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

之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

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易說下同○葉氏曰坎爲

重險二五以剛居中其心自亨通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

之決如水之就下則何往而不心亨哉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

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宏則不顧人之非笑

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永按心大而志立故

無羞縮與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永按難能異俗之事義理

所當爲故人亦終不之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情與羞

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

無由作事永按情與羞縮之病常與義理相爲消長在古氣節之

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

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葉氏曰舉重明輕斯

以激昂柔
懦之士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
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
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
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葉氏曰唐武宗時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

能閒之宦官帖息畏伏若無能為而不知其
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宦者之手而
德裕逐矣幾微
之閒所當深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

人數數

上數如字下數音朔
謂授書遍數多也

己亦了此文義

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
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語錄

○永按教小童者或多出入授書草率惰慢無威儀不顧壞人才是不善取四益矣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婺源江永集注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
教學之道

濂溪先生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
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

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朱子曰剛柔固
陰陽之大分而

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
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

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

事也

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
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

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

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通書。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

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熏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

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

完不可得也

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易傳○觀上九象傳○承

接人所觀瞻而自修之志稍懈則不足爲人望矣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眾人之識甚殊邈也門

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
以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
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
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
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

近矣

經說○朱子曰程子之意精矣但夫不以何有於我爲聖人之謙辭耳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

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葉氏曰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騁使

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若令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承按常人於子

弟輕俊者不以爲憂而以爲喜且早教之作
文以干進他日輕俊之害不可勝言此由父
兄之無識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

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
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
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
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遺書下同。永按書札猶喪志其他玩好

可知故書札惟欲楷正不必求工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
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

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葉氏曰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陣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算數如律

歷九章之類○永按安定又有經義齋專講明經義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

惑葉氏曰知德者玩其理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永按輕於立言無涵蓄意

思知德者厭其無味無德者惑於輕揚朱子嘗謂尹氏論語說句句句有味而於張無垢中

庸解粗暴淺露舉程子此語譏之可知立言之方矣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

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

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
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
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
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恐謂之禮則有品節
每遇事卻停當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會識
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使己改容
更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朱子
曰古者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
規矩之中橫渠卻是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
今人乍見往往以為難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

反將理低看了

永按未見到之理必俟其深造將有得而後語之否則不

惟不能深曉而亦以淺易輕視之矣

舞射便見人誠

永按舞射必誠乃可應節命中

古之教人莫

非使之成己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朱子曰此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是至

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塗而聖可至耳豈曰一灑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永按

小學皆是教之以誠誠即聖人事也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

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

不教以遠大也

朱子曰灑埽應對精義入神

小故教人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葉氏曰子夏正謂教

人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卻就灑埽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

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

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

未必說書

葉氏曰理貴玩索至於口耳之傳末矣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閒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卻

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本注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朱子

曰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

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

也則亦有時春秋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

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

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葉

氏曰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以奪志

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爲己而根本已撥

矣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

雖閭巷童穉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
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尙不能曉其義怎生
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旣廢人倫
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
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
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
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
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學者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爲他說便

好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排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

辭○問如何是沛然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

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

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卻欠了雨忽然得些雨

來生意豈可禦也○葉氏曰未嘗深思其受

之也必淺既無所得其聽之也若心啟發於

憤排之餘則思深力窮而倏然有得必沛然

而通達矣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

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已上並遺書○葉氏

道日此又誘進初學之

橫渠先生曰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

○

也愛道之極也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

從宏教無從成矣

正蒙。永按此張子言以禮教人當自勉也教者能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則能率人使成材是仁之至能宏道以教人是愛道之極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

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

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

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

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

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

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

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

橫渠禮記說下同○

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曰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永按不顧學者之能受而強進之人雖勉強爲之而無誠意既無誠意則亦不能盡其才質三者相因皆躐等陵節之弊也

古者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

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

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葉氏曰奉手習扶持

尊者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唯大
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
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
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橫渠孟子
子說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婺源江永集注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改
過及人心疵病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
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
無悟也噫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
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
喪敗者也易傳下同○秦九三爻傳○葉氏
曰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

爲過祿過其德薄且不能勝況於隆
盛乎隆盛之喪敗必自無德者致之

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
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
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
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
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

豫六二
爻象傳

人君致危亾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

豫六五
爻傳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

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

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臨卦傳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

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

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

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

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

而不在復也

本注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復六三爻傳○劉絢字

質夫程子門人○葉氏曰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六之迷復矣

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
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
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
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
之間而常孤獨也

睽上九爻傳○葉氏曰睽上九居離之終是明極也

多自疑猜過明之患妄生乖離過剛好睽之致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
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
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

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

六

三爻傳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益上九象傳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傳曰夫

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
 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
 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
 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熏心謂不安

之勢熏爍其中也

艮九三爻傳○葉氏曰限
 界分也列絕也黃膂肉亦

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上實
 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為限止之義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歸妹象傳○
 葉氏曰歸妹

兌悅震動心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況從欲而忘返耶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

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
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

可懼也如此

兌九五
爻傳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
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
族者所能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
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
強弗戾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

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經說下同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直則

大

朱子曰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

害其

大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朱子曰慾與剛正相反若

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慾也才有此被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

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朱子曰厚與愛畢竟

是仁上發來其苗脈可見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

亦不細

遺書下同○葉氏曰君子之學爲己而已學問驕人非特其學爲務外而

傲情敗德學

亦不進矣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永按喜料事則逆億之心熟雖中猶爲私意小智況未必皆中乎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

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

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

葉氏曰所謂小害大

賤害貴

者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永按天機天理

發動之機也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

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葉氏曰莊子云有機

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

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葉氏曰周羅事猶言兜攬

事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葉氏曰事無大小惟

理是視或者有苟成急就之意則道雖小屈義雖微害亦有冒而爲之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未流之弊有不可勝言矣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葉氏曰性無不

善而局於氣質相於利欲者自小之耳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做官奪人志

問仕宦奪人志或言爲富貴所移愚意以爲不特言此但才仕

宦則爲事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聞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意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朱子曰所

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著精彩也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

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

之色也朱子曰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

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一學者來問驕

是氣盈吝是氣歉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卻說使驕且吝試商量看吳伯豐對云盈是

加於人處歉是存於己者粗喻之如勇於爲非則性於遷善明於責人則暗於恕己同是

一箇病根先生曰如人曉些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

吝則無以爲驕○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

故嘗論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
驕者也。○問氣之盈歉如何曰驕吝是一般
病驕是放出底吝吝是不放出底驕如人病
寒熱攻注上則頭目痛攻注下則腰腹痛熱
發出外似驕寒
包縮在內似吝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
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
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檢點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
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
不會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

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
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
之樂爾

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畱連又生怠惰之
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
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
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

所移耳

橫渠禮
樂說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
不先立心中初無主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

欲違一生如此

橫渠孟子說○葉氏曰鄉原
浮沈俯仰無所可否蓋其義

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
以是終身乃亂常之尤者
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
而鄉原僞言僞行不得以惑之矣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婺源江永集注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辨異端之學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其惑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下同○朱子曰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

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闕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幾近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道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楊朱卽老明弟子孟子闕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葉氏曰申不害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佛本西域之胡爲寂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聃周柱下史其書論清淨無爲之道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

胡氏曰楊

未卽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

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

以爲出於二子則其考之不詳甚矣○或問

楊墨學出於師商信乎朱子曰胡氏論之當

矣○程子論楊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若

日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儒者潛心正道不容

有差則皆

至論也
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

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朱子曰楊

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

父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
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
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
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
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
遠矣

葉氏曰釋氏以地水火風爲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根斷除一切

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閒非天地之全
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
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
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
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注木

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
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朱子曰他有一箇覺
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
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
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問遺書

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恐未安日前日章蜚卿正論此以爲釋氏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云云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傳不完也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是此意。葉氏曰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釋氏寂滅無爲不可以察理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眞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性矣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敬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何有於義離器以爲道故或拘或肆皆爲之病名爲大自在而實則隘陋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幾存義直內方外時止時行體用本末備言之矣。○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無制事之義

則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

葉氏曰釋氏求不生不滅

之理可免輪迴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

唯務上達而無下學

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

閒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

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

無矣

朱子曰釋氏恍惚之間畧見得心性影

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

明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二先生語中亦閒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程子論釋氏有

盡心知性而無存養之功者正承上文譏其
無下學非上達不連屬而有闕斷之病非真
以是許之也其論直內方外而曰既無方
外則所謂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意亦如此彼
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葉氏曰道本入倫今

曰出家則於道體虧欠大矣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

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
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以上

明道語○司馬溫公曰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家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

以少悟矣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
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
旣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
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
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
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
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
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
不能亂得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
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
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
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
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
例看大小大快活葉氏曰人知萬物一體之
理不爲私己之見自然與
物各得其所○永按大小釋氏以不知此去
大快活猶云許多快活也

他身上起意思柰何那身不得故卻厭惡要
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

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

葉氏曰釋氏以耳目

口鼻身意爲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其說謂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

亦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

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

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

嫌重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

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

如斯而已矣

葉氏曰聖賢養生順理空慾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爲長生久視

之術

哉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

上者與聖人同乎

葉氏曰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

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爲輪迴爲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

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

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

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

便是亂說

文中子云汝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

故不

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
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
定卻省易

永按毀棄人倫是其迹之大異者然則其心皆無父無君也尚何取

於彼哉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
無若言居山林閒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
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
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
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

地開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

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朱子感興詩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破

半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

履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

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

差卻

外書。問佛氏所以差朱子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處

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

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
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
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

葉氏曰佛氏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
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爲幻妄厭此身之小則
截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
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輾轉流遁皆失其中

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
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
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
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正蒙下
同。葉

氏曰佛說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爲幻妄莫知其所從來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問言有無諸子

之陋朱子曰無者無物卻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永接易不言有無謂不言無也易謂易有太極是只言有耳程子嘗云聖人作易未嘗言無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此易不言無也老子云萬物皆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又推言之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諸子之言之陋此如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
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
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
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
思也永按孔子答宰我鬼神之問云骨肉斃
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
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是
卽遊魂爲變之說也指爲輪迴惑矣大學

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

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

之悟道可乎

本注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
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

二○葉氏曰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

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閒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閒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

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
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
遁之辭翕然竝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
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
才何以正立其閒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朱子

感興詩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
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
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
蹟彼荆榛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婺源江永集注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
聖賢氣象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
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
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
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
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遺書下同。朱子曰堯舜天性渾全不假

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又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

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以書觀之湯畢竟反之之功極細密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等語又自謂有懃德覺多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疏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葉氏曰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

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

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

辯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朱子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

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

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

發用處都見也明道下二句便是解上三句

獨時焉而已難曉○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

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無迹只是

人捉摸多著○問孟子露其才時焉而已或

曰非常難此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

如此或曰世衰道微孟子不得已耳三者孰

是日恐只是習俗之說較穩太抵自堯舜以

來至於本朝一代各自是一樣氣象不同○

問時焉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

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

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
又是一般氣象○葉氏曰夫子清明在躬猶
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故極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距詖行
放淫辭故極其雄辯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
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
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
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葉氏曰曾子易
簧之言自非樂
善不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存必歸
於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強哉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

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

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亾也幽厲不由也末

句董仲舒對策語○葉氏曰羣經定於夫子

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

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續

述提綱絜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大

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

荀子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葉氏曰荀子名

況字卿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

卿荀卿才高敢爲異論如以人性爲惡以子

思孟子爲非其過多揚雄才短如作太罕擬

易法言擬論語皆模擬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

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朱子曰荀揚諸人論性其

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

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問

揚雄言學者所以修性故伊川謂揚雄爲不

識性曰性不容修修是振苗○荀子極偏駁

揚子雖少過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

若不會看荀子揚子則所謂極偏駁雖少過

等語亦見不得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三篇說得稍

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只對江都易王云

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

無病又是儒者語○義必正非是有意要正

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

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
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
其義○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
者道義功利關不透耳○仲舒資質純良摸
索道得數句如正義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
真見得這道理○仲舒本領純正班固所謂
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
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
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毛

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問伊川於毛公不
知何所主而取之朱子曰程子不知何所見
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
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
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
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槩好○問董仲舒見

道不分明處曰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揚子爲人深沈會去思索然太元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其學似本於黃老如云惟清惟靜惟寂惟寞之類某嘗謂揚雄最無用直是一腐儒到急處只是投閣自身命也柰何不下如何會理得別事

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

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葉氏曰祿隱謂浮沈下位

依祿而隱雄失身仕莽

以是祿隱向窮而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
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
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甯無成耳此不可爲
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
可也朱子曰程子謂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其論極當問殺劉璋事何如曰這
只是不是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有別
箇道理若似如此甯可事不成只爲後世事
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卻
好只爲如此便有斑駁處○葉氏曰琮降則
地歸曹氏取以興漢何負於表
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問武侯有儒者氣象如何朱子曰孔明學

不甚正但資質好有正大氣象○葉氏曰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爲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永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數言尤近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問孔明庶幾

禮樂如何朱子曰也不見得孔明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也粗若興禮樂也是粗禮樂○葉氏曰亮之治國政刑修舉而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

附會成書其閒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處朱

曰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革襲施

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
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
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
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
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
之也道不到○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卽是
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
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
變煞好○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
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
借顯者以爲重耳○葉氏曰文中子王通隋
末不仕教授河汾其弟王凝子福時等收其
議論增益爲
書名曰中說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
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

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醅乎醅又曰苟與揚

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

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

領如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自

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

卻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見識尋求真

箇如此他資才甚高然那時更無人制服他

便做大了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

問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雲豈

得如愈第六卷則曰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

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予似相抵牾曰只以

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

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卻甚峻絕性分三

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

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

實也。○問韓子稱孟子醕乎醕荀與揚大醕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竊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醕則其稱孟子醕乎醕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眞見得到曰如何見得韓子稱荀揚大醕處便是就論性處說又云韓子說荀揚大醕是泛說與申不害韓非之徒較之則荀揚爲大醕韓子只說得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著這一邊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

者何事

朱子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

親切。問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意

甚重日他也是不會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

殼上都見得只是不會向裏省察不會就身

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麤處去不見得原頭來

處平日只以詩文飲酒博戲爲事。問軻之

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眞實不能出

此語而屏山以爲孤聖道絕後學如何先生

笑日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朱子韓文考異云諸賢之論惟程子此條爲

能極其深處然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

有日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眞力

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爲子奪

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

子之意固爲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

爲無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

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

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崇正爲事而或未免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之所譏者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眞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爲得耳

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朱

子曰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所謂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
其爲政精密

嚴恕務盡道理

見潘延之所撰墓誌○通書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朱子曰以上一節言資稟之粹充養之厚也

先生

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

動有常

葉氏曰以上一節言行己之本末也

先生爲學自十五

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

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

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朱

日二程之於濂溪如日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

來二程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

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葉氏曰接濂溪先生爲南安軍司

理參軍時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

二子受學焉而程氏遺書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於

濂溪者雖得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益明於
充所聞以抵於成者尤多自得之功

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

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朱子曰明道行狀說孝

下兩句說用○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

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否曰固

是又問伊川說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看

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

可至命曰知得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

只如此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

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為仁之本不是孝弟便

是仁了但是為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

之孝王季之友便

是盡性至命事

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

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
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
入人也因其高明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
是也今之害佛老是也淺
近故迷暗者爲所惑深
遠故高明者反蹈其中自謂之窮神知化而
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
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
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
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

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

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葉氏曰以上一節言學道本末與其闢異

端正人心之大畧也

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

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

量

朱子曰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

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先

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

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

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

而卒無得也葉氏曰以上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也先

生接物辨而不聞葉氏曰是非雖明而亦不絕之感而能通

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

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

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

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

生爲君子也

葉氏曰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排斥然當時用事者亦曰伯

涪忠信人也則其言行之蓋有不

可誣者。以上一節言接物之道先生爲政

治惡以寬

葉氏曰開其自新之路改而止

處煩而裕

葉氏曰得其要

領且順乎理

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爲應文

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

眾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

葉氏曰法令峻密而

先生未嘗爲苟且應命之事然而處之有

道故不見其礙爲之有要故不見其難雖

當倉卒不動聲色

葉氏曰理素明而志素定

方監司競爲

巖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

所賴焉

葉氏曰忠信懇惻足以感人故能不徇時好而得遂其所爲

先生

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

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

則人不可及也

文集○葉氏曰以上一節言爲政之道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

與自家意思一般

本注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問周子

取其生生自得之意邪抑於生物中欲觀天

理流行處邪朱子曰此不要解得那間地自

理會得須看自家意思與那草底意如何是

一般○問周子言窗前草不除去卽是謂生

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

意思相契又問橫渠觀驢鳴是天機自動意

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
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一般乎如
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
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

張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餓孳者食便不美

吳必大曰子厚聞皇子生云云正消嘗云與
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曾
問致思否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
無私故能無間斷而與之同休戚曰固是如
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是說時真是主張題
目實不會識得今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
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管
攝之無間斷也○葉氏曰此卽西銘之意亦
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蹶然動於中
而不可遏初無擬議作意而爲之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

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呂原明曰此處氣象

自有合得如此等
人說此等話道理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

是一團和氣

外書下同。葉氏曰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

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

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旣覺顧謂曰賢輩尙

在此乎日旣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

一尺

侯仲良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揆皆程子門人。葉氏曰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

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氣質成就有
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

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

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葉氏曰先生質之美養之厚

德之全故其粹然發見從容豈弟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況於親炙之

乎者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

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

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

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
天下之理至眾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
一也異端竝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
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
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
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甯學聖人而
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甯以一物不被澤爲
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
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

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

盡棄異學澆如也

〔本注〕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

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目橫渠撤去

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

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朱

子曰行狀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

云盡棄異學澆如也後本爲勝○橫渠之學

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程先坐發之

○葉氏曰此可見橫渠先生勇於從善無

一毫繫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

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

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

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

嘗須臾忘也

朱子曰橫渠教人道夜閒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

了己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學者有問多告。下睡不然。放不下無安著處。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朱子曰。橫渠言吾學既得於心。云云。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行處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儻。侗如何到得行處分明。○橫渠言吾學既得於心。云云。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所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卻

未熟然他地位卻要如此高明底卻不必如此。○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箇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葉氏曰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了然無疑及宣之於口筆之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無差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先生功素立而非勉強擬議於應事之時也。

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

之葉氏曰德貌嚴毅而中誠懇惻故與人久而益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

不敢加以非義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

聖人

語錄○朱子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時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

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二十三時作